

黄梅雨

□阎受鹏

又是梅雨天,一串雨珠,一缕乡愁。

每当黄梅雨季,我便想起故乡奉化——淋漓尽致的雨水淋透了各个旮旯,淋得人们不知“晴”是啥东西了,空气显得浓厚而凝重,随手抓住一团,不用花大力气,一拧似乎都能拧出一把水来。山间的雾霭也因潮湿而难以升腾,只能匍匐而行。

地处江南的小山村——奉化马站,空气湿润。到了梅雨期,天日不开。没完没了的雨,仿佛与人比着耐心,朝夕不绝,旬月绵延,黏线藤根地下;有时,太阳还挂在中天,透明的雨点就三三两两洒下来;有时,瓢泼大雨,雷声震天撼地,大路小路成了一条条奔流的河,水库急着泄洪;有时,细如花针,不紧不慢地把高高低低的山峦都缝进白茫茫的帷幕里。“淫雨霏霏,连月不开”,周围什么都潮了,连身板骨头也泡软了,什么都懒得做,也做不了。不过,故乡这个季节,无处不绿,水分渗透叶片,晶莹透亮,倒是蛮养眼的。

草木跳跃地疯长,旺盛得近乎夸张。瓜棚豆架上绿蔓,一天可以长出半尺;柳条插在溪畔几日没见,便蜿蜒满枝绿里带黄的芽儿;一片黑土,隔夜就钻出绿油油的菜苗。故乡人说这个季节“筷子落地会生根”。

雾时浓时淡,宛如一块毛玻璃,笼住了田野,蒙住了山岭,飘飘忽忽,朦朦胧胧,烟和雾完全融合了。透过烟雾,可以看到一个个绿油油的山坡和一片片葱茏的竹林。黄梅

雨是培育蘑菇的能手,给故乡人丰厚的馈赠。一场场雨,润物无声,山坡不多时就变得丰满多彩,五光十色、奇形怪状的蘑菇犹如满天星斗,铺开了一幅令人神往、色彩斑斓的图画。有的像一顶帽子,有的像一支喇叭,有的像一串项链,有的像一把扇子,有的像一架挂钟,有的像一座尖塔,有的像蜘蛛,有的像骷髅,有的像鹅掌,有的像鸭脚……蘑菇滑、嫩、鲜、香,非常好吃。不过,采摘时要小心呀,别把毒蘑菇装进篮子里,吃了它可是要遭殃的。拾蕈时,故乡人都牢记老辈人说的“中看不中吃,中吃不中看”这句话,不理睬颜色鲜艳、毒性强烈的花蕈,选择外表并不太美的、营养丰富的好蕈。

竹林里长的竹丝蕈,像一把小伞。伞面是浅灰色的,伞下一叶叶细褶与柄洁白如雪。小时候捡到一丛竹丝蕈,就像拾了个大宝贝,会高兴好几天。把竹丝蕈撕成鸡胸肉粗细的丝,和笋丝同炒,加一点青辣椒,入口的味觉会扎根在你的舌头:这东西真好吃!还有长在竹山与松林交界处的黄瓜香蕈,瓜面浅黄色,瓜下身子与小柄是白色的,把它和雪里蕻咸菜一起煮汤,味道鲜浓,无可方比。还有长在松树林的炭朴蕈、双孢蕈,长在茶树林的茶蕈、口蘑,长在白蚁窝上的那种像稻花一样的夹蒂蕈等,都是鲜美的山珍。犹如神农尝百草,故乡人食用蕈类有一个尝试的过程,那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”实在令人钦佩。长在竹山里有一种白色的蕈,叫“竹荪”,有长裙竹荪、短裙竹荪、棘托竹荪和红托

竹荪等,因其柄长长的,头圆圆的似鸡卵,腰肢罩着个网状裙套,其形有点类蛇,就心生畏惧了。记得童年时,故乡人对这种蕈非但不敢吃,甚至不敢用手去指点它。竹山多蛇,说这蕈是蛇卵长出来的,指一下会被蛇咬。如今,乡亲们知道了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一种隐花菌类,是非常好吃的蕈,富含多种氨基酸、维生素、无机盐等,具有补脑强肝、减少腹壁脂肪堆积等功能,做成竹荪排骨汤、竹荪鸡汤,味道极其鲜美。因此,专门开辟了“竹荪园”,培育竹荪,市场价每斤五六十元,十分畅销。

梅雨季,故乡的梅子和杨梅成熟了。“梅实迎时雨,苍芷值晚春。”连旬的霖雨催熟了我家后门那棵老梅树枝头的梅子,由深绿变淡绿,又渐渐黄里透红,水灵灵的,颇像少女的肌肤,摘下一颗,尚未入口,那又酸又甜的味道带着一股清香已沁入心脾。“卖杨梅——”戴一顶竹笠,穿一双绣了满帮花的鞋,走在村巷里的小姑娘一声娇娇的吆唤,使故乡黄梅雨季的空气变得格外柔和。老家的杨梅与荔枝一样大,颜色黑红黑红,看上去似乎遍身都生着刺,放到嘴里什么感觉呢?哦,每一枚刺在舌尖上软软地、绵绵地亲过去,那么细腻那么甜蜜的吻,怎不叫我思念到今天?

又是梅雨天,一串雨珠,一缕乡愁。

黄梅雨是顶尖的音乐师。故乡偌大的一个山村是一座古朴的音乐厅,鳞次栉比的一幢幢老屋是一架架古老的琴,一张张瓦片撑起了一

顶顶音乐的伞。黄梅雨来了,苍茫的屋顶上,凉凉的纤手在灰黑的键上轻轻地弹,徐徐地奏,前前后后,远远近近,一张张敲过去,嘈嘈切切、叮叮咚咚,家家屋顶的一条条瓦沟流淌着一缕缕悦耳的音乐。似《采茶舞曲》,流泻的一个个动人的音符,清新自然,纯洁明丽;似《高山流水》,智者爱山、仁者乐水的乐音浑然天成,了无痕迹。古老的琴,那细细密密的演奏,不仅有《摇篮曲》一般的委婉与温馨,也有《黄河大合唱》那样雄壮豪放——焦雷轰响,闪电狂舞,万马奔突,家家屋檐仿佛悬挂着一道道黄果树大瀑布。也有《春江花月夜》那样的绮丽幽深,柔情百媚,风流多姿,如醉如痴。此时,我似觉自己是一块海绵,沉浸于黄梅雨的音韵中,渐渐饱和了身体,慢慢地飘浮起来,恍若在水中荡漾。

只是,这些天老家什么都长出了毛——石头上长出了苔藓的绿毛,墙壁长出了乌斑的灰毛,箱子里的衣服也长出了霉点的白毛,米缸里的米长出了会爬的活毛……乡亲们好不容易等来一片阳光,赶紧“晾霉”,拍拍晒晒、西收东藏,还没拾掇妥当,乌云又布满天空,没完没了的绵密细雨又从天而降。隔壁那位爱吃零食的小囡囡端着一罐爆米花吃着吃着就潮了潮了,皱起了眉头……

一串雨珠,一缕乡愁,多少年了,我总是一年又一年想念着故乡的黄梅雨……

(阎受鹏,奉化大堰人,毕业于奉化师范,分配至舟山教书。此文出自他的散文集《山海情絮》,本月该散文集荣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。)

养蚕记

□南慕容

盒子里又一只蛾飞走了,没来得及羽化的蛹还在坚硬的茧里面苦苦挣扎。蛾的生命极其短暂,产卵后就会死去。卵孵化成幼虫,幼虫以桑叶为食,历经5次蜕皮后开始作茧成蛹,然后羽化成飞蛾,周而复始,生生不息。这是我们栖息的星球上一种生命的复杂生命历程,馈赠我们以洁白柔软的蚕丝。

年年春天,家里都会养些蚕。最初养蚕,是为了完成女儿读幼儿园时老师布置的一次作业。蚕卵从淘宝上订购,百十颗黑色细小的颗粒,摊开在手掌上,是嫫祖的神话版图。我把蚕卵静置在一个鞋盒里,铺上白纸,鞋盒的盖子上扎了十几个小洞。几天后的一个上午,女儿惊奇地说:“蚕宝宝出来了。”只见几十条细若梅花针的幼蚕蠕动着在盒子里,我连忙拿出冰箱里商家附赠的几片桑叶,剪碎了丢在鞋盒里。幼蚕如时光中的游鱼,嬉游在桑叶的深海里,仔细听,似乎可以听到它们噬嚼桑叶的声音。我们把盒子盖上,到了中午打开的时候,桑叶明显少了很多。

“别看蚕宝宝小,它们都是大胃宝宝,我们该去摘点新鲜的桑叶了。”女儿的话提醒了我,以前离家不远,就有一片桑林,可是现在那片桑林成了住宅小区,该到哪里去采桑叶呢?也许只能去《诗经》里吧:“桑之未落,其叶沃若。”正在我暗暗发愁的时候,老婆捧着一袋桑叶过来了。“同事母亲的田地里,竟然还有几棵桑树。这都是顺着同一个方向摘的桑叶,蚕宝宝是很敏感娇贵的动物,不同方向的桑叶,口感也会不同,蚕宝宝吃了就会腹泻。”

“看来你养过蚕,你心里装着都是养蚕经啊。”

“遍身罗绮者,不是养蚕人。”老婆朝我瞪了瞪眼。自从养了蚕,女儿就很少碰她的毛绒玩具了,每天瞪大了眼睛,看着盒子中的细微变化。蚕宝宝一天天长大了,白花花的身子有她的手指粗了,她把一张桑叶丢进去,立刻爬过来几条蚕宝宝,桑叶上留下了清晰的锯齿状的痕迹。女儿啧啧称奇,轻轻拿过一只蚕宝宝,放在手掌上,另一只手拿着一片桑叶,蚕宝宝微微欠了欠身子,轻轻地噬嚼着这平静而美好的时

光。“再过几天,该吐丝了吧,蚕宝宝就会上山。”老婆说。

“什么还要上山,在盒子里它们不是好好的吗?”女儿疑惑地问。

“上山就是在盒子上方用桑叶或草棍做个‘小山’的样子,它们就会在山上吐丝,结茧。”

蚕宝宝上山之前,外婆接女儿去义乌,因为她放心不下蚕宝宝,只好将它们带上,也许是旅途劳顿,也许是水土不服,到了义乌,吃了本地的桑叶后,蚕宝宝竟然死去了一半。好在蚕宝宝马上就要吐丝,食欲在减退,因而还是有一些挺了过来。女儿在视频里伤心地哭,我说:“不是还有一些蚕宝宝活了下来?你看他们马上就能吐丝了。”

“蚕宝宝都不吃桑叶了,它们几乎都是透明的,好看极了。”女儿破涕为笑。在视频里,女儿用手指轻轻抚摸着一只圆滚滚的蚕,蚕微微扬起头,它的身体如月光般晶莹。

“白芒新袍入嫩芽,春蚕食叶响回廊。”当晚,我梦见自己正穿过一条没有尽头的长廊,空中窸窣窸窣的是春蚕食叶的声音,而月亮像一只巨大的蚕,吐着皎洁的时光的丝……

过几天女儿回来了,她神秘地说:“爸爸,我送你一个礼物。”

她在我面前打开了盒子,如同打开了一个春天的工坊。五龄蚕上山了,它们悠悠地吐着丝,把自己缠绕在一张时光的网里。但它们是自由的,仍能从自缚的茧里面挣扎出来,变成飞蛾。而蚕茧厂的蛹就没那么幸运了,为了保持蚕茧的完整,在它破茧之前,就会被煮熟。

见我怔怔出神,女儿说:“昨天妈妈教我一句唐诗:春蚕到死丝方尽。”

我想到蚕茧厂里的蛹,不免伤感,摇了摇头说:“它们的生命才刚刚开始。”

蚕有五龄,岁分四季。一只蚕在时光的容器中从容容成熟,每一次蜕皮都是刻骨铭心的成长记忆。“绿遍山原白满川,子规声里雨如烟,乡村四月闲人少,才了蚕桑又插田。”女儿摊开《千家诗》,用吐丝般的声音念着,书上是一只晶莹通透的蚕。就像几年前刚养蚕的时候,当一只五龄蚕上山结茧吐丝的时候,她的声音仍然会激动得发抖。仿佛一个美丽的契约,年年春天,家里都会养些蚕。桑叶是春天的通行证,蚕茧是女儿心中美丽的神话。

观戏入画

□董彤彤

吃过午饭,算算时间,怕是要开戏了,便匆匆赶往戏台。日头虽猛,却不影响大家伙的兴致。台前已是座无虚席,人头攒动,好不热闹。我挤过人群,寻了个好视角,便站定等着。

报幕员举着块大牌子,上头赫然印着几个大字:《红楼梦》,身后顷刻间静了,只听得风声呼啸,大家伙屏气凝神。

只听得锣鼓一声,红幕布起了,音乐奏响了,各个行当端着步子数着拍子,依次站定,摆开架势,镁光灯照耀着台上人,掩映出流光溢彩的霞。

黛玉轻移莲步,踩着拍子行至贾母身旁。众人的目光聚在她身上,她却不怯场,盈盈拜倒,朝着贾母便诉起苦来。她一搭水袖掩面欲做哭状,而后紧咬唇脣,颦眉蹙额,抬头,眸中带泪,堪堪是我见犹怜,随后摇了摇头,鬓间的步摇随之微颤,珠花零星,在日光反射下熠熠生辉,愈发显得她眉目如画,令人心悸。她上前几步,见过一旁的贾宝玉。她对宝玉惊叹的目光,脸颊泛红,长巾垂地,团扇半掩,好似少女娇羞。

音乐奏起了,她开始唱了,那



酷暑思冬雪

蒋建国 摄

父亲交党费

□吴建

父亲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,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,他太平常太平常了,在本地的任何什么志什么史上,都找不到与他有关的半点文字记载,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,一个有着将近60年党龄的农村老党员。他一生对党忠心耿耿,始终信仰共产主义,无论遇到什么困难,都不曾中断过交党费。

三年困难时期,生活极其艰苦。记得1960年春上,青黄不接。人们啃树皮,挖草根,把能吃的都吃了。实在没东西可吃,就饿着肚子干活。父亲那时担任生产队长,这个憨厚朴实的队干部,时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,总是身先士卒,率先垂范。由于他干起活来拼命又长期吃不饱,导致营养不良,原本就瘦弱的父亲更加骨瘦如柴。父亲在一次挖河泥的劳动中累得昏倒在地,被送到公社医院抢救。队里的社员纷纷来看他,大队

支部也来探望他,并送来5个鸡蛋给父亲补身子,他没舍得吃,让母亲煮熟了两个分给我和姐姐,另外三个他让母亲卖到食品站换成两角钱交了党费。母亲不理解,埋怨地说:“这是大队干部送给你,让你补补身子的,你都病成这样了,怎么还想着交什么党费呢?”父亲说:“我住在医院,有吃有喝,这比起社员们还饿着肚子干活好多了,还要补什么呢?这个季度的党费我还没交,党组织对我如此关怀,我不能光顾着吃而忘了党啊。”这就是把交党费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父亲。

我师范毕业后,分到远离家乡的异乡小镇。后来娶妻生子,在小镇上购买了一套商品房。房子装修时,我和妻子忙着上班,孩子要上学,装修时没人照看不行,临时要买个装饰材料什么的需要人手。没有办法,只得请父亲来帮我们。而家中也离不开父亲,老家有5亩多责任田,母亲一人耕种实在是太辛苦

了。可母亲还是让父亲来帮我们,她对父亲说:“现在是农闲,田里的活儿不多,你就放心去吧,别记挂家里。”可父亲在我这里守了一个多月,就跟我说要回家一趟,当时工期很紧,不能离人。我就问为何,是不是想我妈了。父亲笑笑说:“都这把年纪了,还想你妈干啥?我是两个月没交党费了,我要回去交党费。”我当时觉得父亲有点像五保户交公粮,是不是积极过了头。便不屑地说:“不就是十几元钱的事吗?共产党还差你这几个钱用?”父亲有些生气了:“这不是几个钱的事,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。作为一名老党员,按时足额交纳党费是我应尽的职责。”我见父亲这么执着,也就让他回去交党费了。

按时交纳党费,是父亲几十年养成的一种习惯。而今父亲年过八旬,这几年多次撤乡并村,村委会驻地离家越来越远。可村里规定几时交党费,他就几时去,从不拖延。